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圓夢
第十九回 怡紅院洗兒開宴 櫳翠庵夢姊貽詩

卻說花、柳二人不過怒氣傷肝，本無甚病，今見太太親來撫恤他，又教彩雲賠不是，有了臉，也漸漸好了。郡主因環兒面上，只將秦家媳婦小蟬兒掌嘴四十，發漿洗處當差；其餘何、夏二媽及秦家俱革退錢米，不復深究。過了一日，寶玉朝回說：「薛蝌升了常鎮道就要赴任，須打發人去接回寶姊姊。」郡主道：「且慢，薛姨媽現在有病，這十八站旱路如何去得？況他只母女二人，分開了，定心掛兩頭，彼此不寧。我的意思索性一齊接來，我們這裡供養才是。」

你可去回回太太。」寶玉聽了，即忙上去回。太太喜歡得了不得，問：「誰的主意？」寶玉回道：「媳婦的主意。」賈政連連點頭，歎道：「太太莫怪我說，這樣媳婦，又細心又大方，你憑他辦就很享福了。何苦又拈三挑四的呢？」太太也笑道：

「總我忠厚人，容易上當罷了！」寶玉回來，一一告知。郡主也樂，就派李貴、雪雁夫婦去接。一面寫信，一面通知平兒可要帶信？平兒道：「很好，我因衙門中，節下無人，看了你們滿月就回去的。既如此，可就叫我那裡備轎馬來用，不更兩便。」

郡主道：「也是。」

不一日，報「姨太太到了」，大家出接。只見病容憔悴，白髮如銀，倒像王夫人的姊姊。一見面先哭訴了一回不得意的事，然後大家行禮歸坐，不必細說。

次日就是小哥兒滿月，寶琴、湘雲、探春等，一來請薛姨媽的安，二來看滿月，花明繡軟，簇滿一堂。黛玉先命將小哥兒抱出來，在瀟湘館剃了頭，拜佛後，就令奶奶抱了跪在地下，請太太命名。太太道：「他姊姊七夕生的叫巧姐，如今他又同日，可叫雙巧兒罷！」隨命抱了向姨太太及各位姑奶奶、姑娘前見禮；又抱出去老大人、少大人前見禮。黛玉親邀大家到綴錦閣去吃壽麵，通共六桌，都是一色五彩成窯碟子，碟內無非佳饈珍果。坐下吃酒，又上了十二個熱吃。那碟內有一種文官果，湘雲道：「這名字很雅！咱們停會好做詩題。」黛玉道：「使得。」

席散後，三位老太太自到上房說閒話；平兒也因要動身，去與巧姐說話；六位姑娘也各去辦事；就剩了湘、探、釵、琴及郡主五人，隨同到秋爽齋，見已預備下一隻碧玉硯門，五副紙筆。寶釵道：「天氣暑熱，況晚上還有正事，隨意作首五律罷。」探春道：「可不是。」

不及一個時辰，已都完了。只見黛玉的道：

佳果者番探，文官名舊諳。

藝林拼食淡，諫果漫回甘。

形肖如青柿，香清勝綠柑。

秋風仁熟未，沆瀣此中涵。

湘雲的道：

文官名獨擅，佳果見來稀。

實並狀元荔，花遲學士薇。

皮皴冰作骨，核裡綠為衣。

垂處累累重，懷中橘共幾？

探春的道：

果擅文官號，休栽百姓家！

作花曾憶奈，沁齒不妨沙。

紅核夫人李，黃瓢御史瓜。

的應輸俊味，帖記右軍誇。

寶釵的道：

文官清供好，著手氣含芳。

果賜同朱實，花開憶紫房。

削皮還去膜，瓊破欲流漿。

江北傳名種，嘗鮮念客鄉。

寶琴的道：

新果誰相尚？文官號獨聞。

杏曾稱學士，荔亦記將軍。

骨似冰同潔，香知味不群。

一時誇絕品，入手有清芬。

大家正共同評論，寶玉忽然進來，見了道：「好，你們瞞著我開社，還不送來我看！」因接來看道：「都不好，看我的。」隨即要紙寫了出來，道：

近世誰來尚，何因擅此名？

小心冰骨細，虛體綠袍輕。

味以經嘗淡，香從入手清。

時珍誇眾口，殺核大縱橫。

湘雲等看了，都道：「畢竟寶二爺做得又快，氣體又高。

怪不得算翰林魁首了。」只有黛玉抵著嘴笑道：「寶玉，你該罰什麼？越大越成人，竟會抄襲了。這首詩，那個不知是梅村吳祭酒的，誰不讀呢？」寶玉也笑道：「我寫來試試你們的，偏又瞞不過你，待我另做一首，請教。」正要動筆，外邊傳進來：「大人請少大人出去。」

及至回時，太太們都已來了，商量坐席。寶玉道：「凸碧堂開了幾株早桂，新月如鉤，香飄金粟，就在那裡坐席罷。」

大家說：「好。」中間兩席：左首姨太太，就拉著惜春作陪；右首邢、王二太太，因寶釵久不見了，拉他陪坐說話。其餘四席：東首正面是湘雲、探春、李紈、巧姐，上面是蘭、蓉兩少奶奶，下面花、柳二人；西首正面是寶琴、喜鸞、平兒、郡主，上面是紫鵲、玉釧，下面是鶯兒、佳蕙。

酒過數巡，郡主道：「席間酒總不銷，看來要姨媽發個令呢。」薛母道：「我老得令都忘懷了。郡主要高興些，只好請史姑娘代。」湘雲索性爽快，又見席間雅俗不一，說：「姨媽吩咐，竟是挨順猜枚，輸家『餅字流觴』罷！」就吃了令杯，與探春猜起。誰知自己輸了，乾了門面，說一句坡詩，道：「甚欲去為湯餅客。」探春道：「本地風光。」就與李紈猜，又輸了，就說了句「名士如畫餅」。以下挨次猜來，互有勝負，也說了七八個「餅」字，如餅桃、餅金、銀泥餅、太餅、硬肉餅，可映字等類。薛姨媽坐不住，先去睡了。大家各有事情，不復終令，隨意又豁了一陣拳，吃飯，各散。

那夜寶玉就在紫鵲房裡住了。次早起來，才吃點心，賈蘭已來約同進朝去，因道：「二叔今日又有些像我們同進場光景。」

寶玉想起舊時，也笑道：「是時候了，該走了。」賈蘭道：「走便走，莫叫姪兒趕不上。」同笑著上車而去。到午門時，百官濟濟，都在朝房。不一會，內大人出來宣旨，道：「正考官文之雄、副考官賈寶玉。」卻忙同了文尚書，率領同考老先生們謝恩，就駕車往貢院去。賈蘭回來，吩咐貼順天大主考斜角封條、貼迴避；又送了平兒到天津去；方同著乃眷辭了家中，雙雙向柳府回門去了。隨後湘雲、巧姐要幫姑爺收拾考具，也就辭了回家。寶琴、探春也因節下有事，陸續回家。榮府著實清了一清。

到了中秋，因寶玉不在家，沒甚意光，雖一樣擺團圓家宴，不過應景，坐一會就散了。郡主歸房後，重又洗手燒月香，又替寶玉到芙蓉仙祠上供。在閣上坐了一會，見月色甚好，就命小太監推了坐輦來坐上，帶了青琴、素書到各處去逛。先到寶釵處，只見姨媽已睡，寶釵在那裡和小姪兒講書，就不進去。

往怡紅院來，聽得笑聲熱鬧，悄悄進去，只見紫鵲、玉釧和花芳、柳婉在那裡打弔。柳婉攤了一副麒麟種，芳卿笑道：

「怎麼？鵲姊姊才有了麒麟種，你又有了麒麟種呢？」柳婉道：

「芳師父，你收了貧嘴！自趕你大參禪、小參禪、散花天女、天女散花去罷！」玉釧也笑道：「慢說那參禪、散花怎樣？此刻這牌只怕總要輸一個月月錢呢！」芳官道：「玉兒休鬧！你仗著姊姊吃了雙分兒使得，如今出個雙分兒只怕又急。」原來玉釧是夾家，聽了這話，道：「阿呀！」抬起頭來剛見了郡主，忙站起來道：「奴才們放肆。」花、柳二人也急得忙站起來。郡主笑道：「不用，我替芳妹打一副，如何？」芳官連忙讓位，依舊拍分起來。郡主夾家手裡是空文、枝花、二銅、千僧、百子、九十、八十、二十八張，就鬥了空文，三家把六、五、四，三張十子減了。又鬥了二銅，依舊轉來。郡主關真鬥了九十、八十，總沒人打。又鬥枝花、千僧，仍然不捉。就把二十拖上，百子開衝，紅萬衝出，連著七十、三十，一銅、九、八、七銅四張，算起來衝先有一百以外，其餘色樣無數。喜得芳官道：

「這是郡主洪福，才有那牌，奴才們再不敢想。」郡主道：

「如今柳妹妹說，大參禪、天女散花，可都有了。」

隨即起身，到櫳翠庵。月色冷然，那些老婆子也有睡的，也有玩的，只有惜春一人在蒲團打坐。郡主不去驚動，看硯台下壓一詩箋。看時，上寫道：

早嫁卿輸我，長年我讓卿。

提鞋如入畫，一月兩般明。

後寫：元妃姊夢中見贈作。郡主拿來袖了，才走進去。惜春開眼看時，道：「林姊姊，怎麼暗上？」忙即讓坐喚茶。郡主道：

「且慢，那一年，妙師父這裡吃的梅花雪水，還有麼？」

惜春道：「說也可憐。據老婆子說，那一鬼臉壇水，妙師父也不捨得吃，你們吃後才吃得一兩遭，就不吃了，卻還剩些。

我不肯輕易動他，你來很好，我叫他煎一鷗來同享，何如？」

隨叫出入畫來燒茶。郡主問道：「四妹妹，你連日好睡麼？」

惜春道：「說也奇，連日被元春娘娘絮個不休，昨晚並贈我一首詩，前後語句多吉祥，中間『提鞋』二字解不上來，你可曉得出處麼？」郡主道：「曉得曉得，這卻不白教的。」正說間，入畫送茶來品茶，接著又紫鵲等尋來，隨各散去。郡主回來，深為詫異。